在过去，做月嫂总被认为是40岁以上中年群体的选择。现在，90后的年轻女性们，也迈出了成为月嫂的第一步——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，有的甚至自己都刚生育不久。这意味着，她们不得不中断自己孩子的哺育，并把自己几乎全部的母爱，投入到另一个家庭里的陌生孩子身上。

做出这样的选择殊为不易。她们中，有人是因为连续生育后找不到其他工作；有人是因为这两年做工的工厂发不出工资；还有的人，则是因为背负着无可奈何的债务，她们迫切需要一份能够产生高收入的职业——多辛苦都行。

但在月嫂这个看经验的行业里，因为年纪，她们受到过不少质疑。这种质疑既可能来源于雇主的不信任，也可以来源于自己家人的不理解。但也因为她们与宝妈们几乎同龄，彼此间能产生更为深切的共情——某种程度上，她们成为坐月子这一段艰难岁月中的战友。

这是个颇具中国特色的行业。中研普华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，2021年，中国月嫂行业从业人员已超3000万人。而现在，新的90后月嫂们，正在进入宝妈们的视野。

文 | 薛永玮 曹婷婷

编辑 | 易方兴

运营 | 栗子

新手月嫂

在自己儿子刚满一岁的时候，27岁的邓玉婷决定去当月嫂。

春节期间接的这一单，是她的第一单，在老家的医院。1992年出生的她，身高153厘米，身材娇小，此时距离她刚考完月嫂证还不到半年。这也是极具挑战性的一单：宝妈是一名剖宫产的高龄产妇，宝宝生下来8斤多，属于“巨大儿”（胎儿并发症之一，是难产高危因素），而宝爸却忙于生意，很少陪在医院。

初次当月嫂的邓玉婷，做了很多以前没做过的事。比如，帮宝妈清理“恶露”，一种血和坏死组织的混合物；等宝妈尿袋快满时，她要拆下去卫生间倒掉，再换上新的……自然，也需要24小时守在宝宝和宝妈旁边。

然而，邓玉婷自己一年前生孩子的时候，她身边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照顾自己——那时，刚出月子20天，她就带着小儿子到菜市场卖鱼赚钱了。

第一次为别人做这些“月嫂活儿”，邓玉婷有点抗拒。她不停对自己说，“万事开头难，做完这一单后面就好了”。尤其是从卫生间出来，看着面前虚弱的宝妈，她的心更软了下来，“她需要我”。她贴在床边，帮宝妈摆正喂奶的姿势，“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对”。

等宝妈体力恢复了一些，她又开始扶着宝妈在病房里走路，想办法逗宝妈开心。

这第一单，对邓玉婷来说算是顺利的。医院的那一周下来，宝妈夸她不错，宝爸还给她包了200块钱的红包——这让她很开心。

但不是所有人都像邓玉婷这样顺利。

还有一些90后月嫂，由于新入行，在经验、能力，甚至是年龄上，都受到了挑战和质疑。比如来自重庆的郭春茹。她生于1990年，是在28岁那一年做了月嫂。第一单时，宝妈有严重的胀奶，由于喂奶姿势不对，导致皮肤皲裂。宝妈疼得受不了，每天哭，但郭春茹自己生育期间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，培训时也没学到这方面的知识。

她想帮忙，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催乳师一走，疼痛很快又会来袭，最后她只能由着宝妈选择了回奶药。做完这一单，她去机构专门学了如何通乳——对月嫂们来说，不能缓解宝妈的痛苦，就不算成功的一单。

▲ 郭春茹这几年考下的技能证书。图 / 受访者供图

而那些已经接单多次的90后月嫂，也会仅仅因为年轻，就受到质疑。来自武汉的月嫂王小岚是个95后，今年27岁，已经有三个孩子，做月嫂已有一年。她接的这一单，宝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——因为红肿和裂口，导致鲜血和乳汁混在一起，坐在病床上的宝妈忍着痛喂奶，婴儿深吮一口，宝妈就痛到哭泣。

看着眼前这位噙着泪的宝妈，王小岚的眼角也湿了。以她的经验，宝妈是剖宫产，孩子出生时体重轻，乳汁来得没那么快，得适当添加奶粉。但她的提议，马上被80后的宝爸否决，宝爸觉得王小岚太年轻，称自己咨询过医生朋友，坚持要亲喂。

后来因为母乳不够，孩子吃不饱，到第四天，宝宝体重下降，又出现生理性黄疸，住进了新生儿科，宝爸意识到自己的观念有问题，给王小岚道了歉。但这还不足以打消质疑，产妇出院后，她提出每两三个小时喂养一次，按顿喂养，又被宝爸一口否决，他坚持隔一小时就喂一次，听到哭声就喂一次。

直到后来孩子发育有些慢，一家人挂了儿科的号，医生给出了和王小岚一样的建议。这下宝爸才终于相信眼前这个年轻月嫂。从医院出来后，他对王小岚说了句，“对不起啊，确实是我们第一次做爸妈太紧张了”。

矛盾之始

这两年里，邓玉婷已经学会像变色龙一样融入每个不同的家庭，改变自己的颜色。

矛盾往往始于家庭的关爱缺失，而这种缺失，90后月嫂们自己生孩子的时候也遭遇过。邓玉婷记得，有一天晚上，宝爸一直玩手机，宝妈说了两句，两人就吵了起来。她抱着宝宝赶紧往门外走。她知道，夫妻吵架外人最好不要在场。但她也怕宝妈的情绪失控，于是一边走，一边模仿宝宝的语气说了一句：“爸爸总是惹妈妈生气，妈妈肚子还痛着呢。”

用宝宝的口吻来劝架，是邓玉婷在这一家中找到的生存方法，“如果是用大人的口吻和他说的话，根本听不进去的，尤其是人还在气头上。”

吵架声平息下来，是宝爸先走出了房间，邓玉婷抱着孩子，再次用宝宝的口吻说了一句，“臭爸爸，又惹妈妈”。过上一会儿，邓玉婷又绕回卧室，走到宝妈跟前，“妈妈别生气，再生气我的口粮就没有了。”

这个办法起到了作用，宝妈暗暗看向宝宝，不再锁着眉头。

宝妈这种被忽视的心情，邓玉婷最懂不过——她当初自己的月子，要比这孤立无援得多。因为当时她们家既没钱，老公又关心得少，比如每天老公要睡到十点起床，再给她做一锅鸡蛋面，那时躺在床上的她已经饿到不行了，有次一顿连吃了三碗面。而她最想吃的糖醋排骨，老公不会做，她也没钱买。她坐月子的时候，和老公吵架，被赶回了娘家，后来也是为了给孩子喂奶，又硬着头皮回去。某种程度上，作为同龄人，邓玉婷能懂宝妈们的心情，“就算有月嫂，产妇内心最需要的，其实还是老公的安抚和关怀”。

她把宝妈们的隐忍看在眼里，这样的共情，出现在同龄人之间，更类似于战友，而不是年纪大的那些月嫂所带来的长辈对晚辈的关爱。“女人这个时候选择吃苦，选择忍耐，绝对不是为了男人吃苦，而是为了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二两肉。”邓玉婷说。

这种“不被理解”的感觉，1992年出生的辽宁月嫂李小月也感受到过。

在雇主家里，她们常常能回忆起当时生孩子时的自己。李小月那会儿经常不被理解，而老公往往是最不理解的那一个，“老公们不理解妻子为什么突然食欲大增，为什么突然身材走形，为什么突然变得邋里邋遢”。

有一回，她在照顾一个高龄产妇的时候，一家人正一起吃着饭，看宝妈最近胃口好，老公突然开玩笑说了一句，“你现在怎么吃这么多，你比我都能吃”。虽是调侃，但也足够伤人。宝妈一下子有了情绪，回到了房间，闷不作声。

李小月理解这种委屈，“老百姓又不是大明星，生完孩子不可能马上就恢复身材，变得婀娜多姿。产妇生完孩子之后需要哺乳，哺乳需要能量，不吃怎么有力气给孩子喂奶？”

这一家的宝爸比她年长很多，李小月说话得拿捏分寸，正在客厅哄着孩子的她，用小辈的口气提醒对方：“哥，快去看看你媳妇吧，刚这话说得可能不太对。”宝爸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，进到屋里开始安慰宝妈。

和三十多个家庭朝夕相处，90年的重庆月嫂郭春茹，总结了一套自己的相处法则——在磨合中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她现在已经是有4年从业经历的月嫂了。但刚成为月嫂时，她照着书带孩子，结果一位客户说她太直，不会转弯。有时候，就连泡奶粉这样的细节，也是争论的导火索。有一回，泡奶粉的水温，按照经验和奶粉说明，她选择45℃，但那时候，雇主家里长辈一定要求用70℃的水，觉得70℃才能杀死细菌。

俩人争论了两三个小时，最后各退一步，做了一个“折中”的选择——用55℃的水泡。

▲ 郭春茹最近为宝妈做的月子餐。图 / 受访者供图

背负之物

与一般的保姆不同，月嫂强调的是高质量、高付出的陪伴和照顾。对选择当月嫂的90后女生们来说，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种残酷的选择。

她们中的有些人，有的甚至自己都刚成为妈妈不久。这意味着，起码在当月嫂的这段时间里，她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孩子，并把自己几乎全部的母爱，投入到另一个家庭里的陌生孩子身上。

邓玉婷下决心做月嫂是在2020年，那会儿，她的小儿子刚满一岁。她23岁结婚，三年里生了一儿一女，那三年里，她专心带娃，没有收入。

月嫂的工资，逐渐改变了她的收入状况，但相应地，来自家里的指责也接踵而至。自从当了月嫂后，她身边没有一个支持的声音。每次只要下了户，回到家里，就能听到婆婆的数落，“自己的小孩放着不带，去给别人做保姆”。邓玉婷的老公被朋友问到“你老婆是不是在做月嫂”，也选择默不作声，邓玉婷说：“就像是我做月嫂让他抬不起头来似的。”

她始终忘不了一个除夕夜，她好不容易从雇主那获得了2个小时的假，于是骑上自行车就往家赶，盼着回去和家人一起吃顿年夜饭。

进了家门，她脱掉外套，一身有些污渍的浅粉色工作服，在红火的春节氛围里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在热腾腾的家里，迎接她的却是冰冷的话语——亲人的奚落声开始了：“你说你赚那个钱干什么？过个年都回不来。”邓玉婷没有接话。

在她的老家，人们的共识是，月嫂就是保姆，保姆就是“低端职业”，而27岁就给人去做“保姆”，“很丢人”。只要一回村，村里不少人拿她说笑。她不是没有过后悔，但每当心里委屈，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就劝服自己，“别人觉得低档次的事我都做了，为了赚钱肯放下自己的面子了，这说明我进步了”。

职高毕业后，邓玉婷做过几年电话客服。婚后，因为没钱买房，夫妻俩借了10万首付，后来老公做水产批发，又亏掉了几万，生娃期间，家里一直靠信用卡度日，“结婚三年，欠了20万”。这时候再回去干客服，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，已经不能解她的燃眉之急。

2019年底，碰上同学说劳动局正好在考月嫂证，邓玉婷当时对这个职业唯一的印象，就是“工资高”。于是，奔着工资，邓玉婷去参加了培训，考上了月嫂证——她想靠这份工作还债，同时还要养育一儿一女。

“我没钱，如果我不靠自己，我的儿女以后还会继续吃没钱的苦”，她时常想，如果自己是在一个小康家庭，那肯定也不会选择做月嫂，她对于辛苦有一种朴素的判断——“如果自己偷了懒，那儿女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出息”。她还拿另一句话安慰自己：“儿女都是父母的报应。”

对大部分的90后妈妈来说，离开孩子，成为月嫂，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。很多时候，在能够找得到的工作里，月嫂，似乎是收入最高的一份职业。

▲ 下户后，邓玉婷去陪女儿上舞蹈班。图 / 受访者供图。

武汉的95后月嫂王小岚，高中没毕业就开始闯社会了。在成为月嫂前，她做过餐厅服务员、销售。20岁出头生了孩子，经历了一个“基本崩溃”的月子期。没有专业知识，给身体留下了很多后遗症。现在孩子快一岁了，她的腹直肌还分离三指宽，脖子后面有富贵包，腰也不好，发作时要人扶着才能坐起来。家人疲于工作，也没人照顾她的饮食，“好几次我快十点钟了都没能吃上一口早饭”。

当初，她也联系过月子中心，但想到工地上的老父亲，高昂的价格让她选择了放弃。生完孩子，能找到的工作工资都很低，“养不起三个孩子”。月嫂几乎是唯一的选择。现在，她当月嫂一个月能赚9000块钱。

年纪轻轻就成为月嫂，她也经历过一段自我怀疑的时期。“特别是走在路上，俊男靓女，三五成群嘻嘻哈哈，自己小圈子每天可以聚一聚，而我们可能就是恰恰相反，一单至少26天，24小时都封闭在家里，没有自己的空间。”

这也是为什么，月嫂如此高强度的工作，很多经验丰富的老人都扛不住，但这些90后新一代月嫂却依然能扛下来的原因。对她们来说，背负的东西有多么沉重，能够承受的苦痛就有多么巨大。

周遥雪也是背着几十万债务踏入月嫂行业的。2010年，18岁的她中专毕业后开始工作，先进了厂，又做起小生意，后来亏损了三四十万。关店后，2016年她去月子中心当月嫂，有客源后开始上户。周遥雪曾有过带新生儿到半岁的经验，但并未生过孩子。为了还债，她对顾客撒了谎，称自己带孩子到半岁，后来离婚了，孩子没跟着自己。有时说自己在外打工，孩子放在了亲戚家。

想到小山一样的欠款，她不敢说实话。为了不被拆穿，正式入行前，周遥雪花了小半年时间，每天上午看书，下午实操，考下了相关证件。没有经历过生育，她就把书上的图片熟记在心。第一次上户，周遥雪心里特别紧张，雇主是一位年龄相仿的23岁年轻妈妈。在擦拭宝妈身体的时候，被家里长辈发现她手法生疏，幸运的是，对方没有计较。

后来每次试岗，周遥雪都小心翼翼顺利通过。有一次，一位雇主尤其注重月嫂的身体健康，面试前要求先做300块钱体检，项目繁多。前面16位应聘的月嫂都没有通过体检，只有她达到全部要求，顺利上户。

▲ 一位月嫂在技能培训课上写的笔记。图 / 受访者供图

熬日熬夜

剩下的就是熬了。

24小时，26天，和一家本来陌生的人待在一个房间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知道，这是一场怎样的考验。

从业三年，邓玉婷对附着在这份工作上的冷言冷语已经释怀。“最难相处的其实是大人”，邓玉婷在上户期间，曾经有客户要求她24小时要戴着口罩，加上还戴着眼镜，几天几夜下来耳根全都红了，一摸就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总是说，只要看到眼前眨巴着双眼的宝宝，看到喂完奶后宝宝露出的微笑，她就顿时又感到幸福，“看宝宝一眼，吃的苦都释然了，小孩是最简单的。”

月嫂们的工作不分昼夜。宝妈每天哺乳8到12次，意味着半夜也要起来三四次去给孩子喂奶，就算坚持喂奶粉，那半夜也要起来三四次吸奶，每次15到20分钟。月嫂们可能早上5点才刚给孩子喂完奶，6点半又要起床，整理垃圾，到了早上8点，宝妈醒了，该叫她开始喂奶了——这一天才刚刚开个头。

尤其是刚入户头几天，甚至还会48小时合不了眼。“只能慢慢熬，慢慢调。”有时，直到数天后，宝宝才终于可以放在床上睡两三个小时。

接下来也没有休息的时间——收拾厨房、带宝宝玩、洗澡、做抚触、继续喂奶……到了中午，又要开始做菜，每天要变着花样，有的宝妈喜欢吃下午茶，要做好小蛋糕、小甜品，每天不能重样，但有的宝妈乳糖不耐受，又要切记不能加糖。还有的时候，宝妈要保持身材，月嫂需要每顿给做减脂餐，让宝妈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维持在固定范围。下午可能还需要加餐一次。而有的小孩，一放下就要哭，抱着孩子，可能一抱就是两个多小时。然后，又到了晚上，又要开始新的轮回。

这样的生活，对月嫂们来说，已经是常态。

在辽宁做月嫂的90后李小月发现，只要是上户期间，自己的头发就“哗哗”地掉，早上一起来，枕头上到处是发丝。起来盘发，一梳，又是一缕缕头发掉到地上，她还得赶紧弯腰去捡地上的头发，“抓起来一看，掉了几十根”。

需要不断适应的，可能还有24小时被监控的生活——那是一个挂在婴儿床前的摄像头。起初宝妈提出想安装摄像头时，李小月的心里还咯噔了一下，“这是信不过我吗？我是不是哪方面做得不好？”后来想了想，宝妈想时刻知道宝宝的状态也很正常。

从不安到说服自己，李小月只用几分钟。她甚至上前主动询问宝妈，“什么时候安装，需要帮忙吗？”她总结了一个自己的工作哲学：“很多的事情你都是得把它缩小，而不能去把它放大。”

相比那些年纪大的人，90后月嫂也有熬不住的时候，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小事。比如，郭春茹有个月嫂朋友，在雇主家里除了约定好的工作，还被要求洗碗。家里来人很多，这位月嫂洗了几天碗，就主动请辞了，不干了。

江苏宿迁一个县城的月嫂赵颖丽，今年刚30岁，遇到比较特殊的单子，也会有点熬不住。她前阵子接了一个单子，家里的小孩顺产时缺氧，抢救过来后上了几天的呼吸机，造成了严重的肺损伤。她生怕照顾不好小孩，每天都要打开手机计时器，盯着宝宝的肚皮，一起一伏算为一次呼吸。秒表到位，一共60下（正常小孩是40到50下）。她知道，宝宝还没有脱离危险状况。

担心小孩会出现紧急情况，赵颖丽不敢睡觉，熬了整整两天两夜。她隔几分钟就看看小孩的唇周有没有发青，为了不惊醒宝妈，还要尽量不出声。第三天，她整个人已经连站都站不太稳，脑子胀胀的，总感觉在发昏，只能赶快叫同事来顶单，她回家蒙头睡了两天两夜。

▲ 图 / 视觉中国

惺惺相惜

但如果只抱着熬的心态，是很难坚持下来的，真正让这些90后妈妈们坚定下来的，还有一种类似于“战友”的心情。

比如邓玉婷，她立志要让和她一样的二胎妈妈，坐上一个“好月子”。

有一次，在接到一个高龄的二胎产妇的单子后，邓玉婷花了几百块，买了一大捧玫瑰作为见面礼。一进病房，收到花的宝妈连说“谢谢”。邓玉婷说，在她刚进门的那一刻，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月嫂，而是一个和宝妈一起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，“一种惺惺相惜的心态”。

这种与同龄人月嫂精神上的共鸣是相互的，不光是月嫂，宝妈们也能够感知得到。

北京的90后宝妈程筱，和她的90后月嫂一起，把传统的月子坐出了年轻人派对的感觉。她请朋友来家里玩，她的月嫂就配合她，制作流行的纸杯蛋糕待客。她们一起给宝宝拍DIY照片，还不断变换一下POSE。“我朋友都说，别人一旦坐月子，都死气沉沉的，你们这就是一群年轻人的感觉。”

在程筱记忆中，她的月嫂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质——有分寸感。有一回，她情绪低落，在旁人面前竭力克制着眼泪，月嫂这时默默抱着孩子去了客厅，给她留下了消化情绪的空间。有时又会变出一些小零食，不动声色地安抚她产后波动的情绪。

还有一些更隐秘的情绪也会被照顾到。刚成为妈妈，程筱还没能完全适应母亲角色，看到宝宝在自己怀里哇哇哭，到月嫂怀里就甜美入睡，她内心会涌现出失落——怕宝宝和月嫂关系更亲密。这些情绪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但没想到月嫂会主动安抚她，“出了月子，宝宝肯定和你是最亲的”。

临走那天，程筱的月嫂，把她每天写的“月子记录本”送给了程筱，里面记录着月子期间宝宝每一天的成长。有时是“今天宝宝拍照了啦”，有时是洗澡记录：“水温41-42℃，26℃室温，柔和的纯音乐，洗的时候就睡着了。”

这也是不少90后宝妈，会选择90后月嫂的重要原因——一种同龄人之间的同理心。

▲ 月嫂送给北京宝妈程筱的纪念品：月子日记。图 / 受访者供图。

浙江杭州刚生完二胎的宝妈柳静瑶，也给自己请了一个96年的月嫂。第一天见面的时候，她只是觉得这个月嫂沉默少言，干事利索。后来一聊，才知道比自己小将近10岁。

月嫂说，这两年，厂里发不出工资，最穷的时候，抱着孩子走在路上，口袋里只装着几块钱。而之所以后来选择做月嫂，也是因为有地方住，还能省点钱。

柳静瑶最看重的是这个月嫂的同理心。有一天，是她丈夫生日，她特地提前订了生日蛋糕，想给丈夫一个惊喜。但是丈夫回家后，一直表现得很冷漠，看到蛋糕后也只是冷冷地挪开，仿佛对家里的一切都没什么兴趣。下午的时候，女儿也和她吵了一架，期待中一家人欢声笑语的生日扑了个空，柳静瑶有点生气，独自跑到了楼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月嫂发了一条消息，“姐，上来吧”。柳静瑶回复，“我想自己待会儿”。

手机那边儿又弹出来一条消息，“我都了解你的辛苦了，你是最棒的妈妈，快回来”。

那一瞬间，不被理解的痛苦顿时消失一半，还有很多个这样的瞬间，月嫂用恰到好处的关心安抚着柳静瑶的情绪，“其实生完孩子的这几个月，最主要的就是希望能有人陪伴、倾听。”

她决定续单。续单的时候，她和丈夫本来可以向机构砍砍价，但最后想了想觉得算了，“挺不容易的，一天工作24个小时，其实时薪也已经很低了”。

这也是一种双向选择。比如，现在邓玉婷的客户里，不少都是90后宝妈，甚至还有几个95后，她充分懂得同龄人的心理：“90后，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，不要对他进行说教，不要用长者的身份来说他，而是要用倾听者的姿态”。

有一个冬天，比她小几岁的宝妈靠在床上，问邓玉婷想不想看鬼片，邓玉婷说，看。于是宝宝、月嫂、宝妈，三个人一起窝在床上看起了鬼片。

邓玉婷给宝妈削了一盘苹果，放在床头，宝妈一边吃一边看，宝宝躺在邓玉婷的怀里，乖乖地睡觉。两个人是同龄人，宝妈也不管邓玉婷叫“阿姨”，直接叫名字。看到一半，宝妈问：

“小邓，你怕吗？我有点怕。”

“不怕。”

生活之变

做月嫂的选择，某种程度上，改变了这些90后女生们的生活，甚至人生。

再过几个月，邓玉婷就将迎来月嫂生涯的第四年，为了更高的工资，她专门到离家几百公里外的浙江接单，“这里是富庶之地，雇主们素质高，工资也高”。她的月嫂工资，已从最开始的4000元，涨到6000元，再涨到8000元，现在是13000元。

她在心里盘算着，今年再还10万，明年再坚持一下，家里的债就都还清了。村里少有人再拿她说笑，“村里三十几岁，能赚13000元的有几个？”

邓玉婷越来越坚信的一句话是，“一个女人的经济实力决定了你说话的地位”。现在她回家，公公婆婆再也不提出反对意见。老公说话也比以前好听多了，别人问他老婆是不是在做月嫂，他不会再装作听不见，而是坦然地承认，“是啊，今年全靠我老婆给我顶着”。

邓玉婷觉得自己终于翻身了，以前被认为是最丢脸的那个，现在居然是被追着夸的那个。

她现在的客户分布在浙江各城市，每次下了户，她第一时间，就回到自己江西的家里。上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个月前，坐了几个小时的车，到家的时候是凌晨2点，儿子和女儿已经睡了。她凑到女儿身边自言自语，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女儿醒过来，一下就猜出了妈妈，还说“我闻到了妈妈的味道”。

月嫂终究只是个新身份，她们本来的身份终究还是妈妈。对李小月来说也是一样，和自己孩子的分离，也是一个需要逐渐适应的过程。她29岁的时候接了第一单，第一次离家时很难适应，格外想念儿子。有时候，遇到长单，一做可能就是两三个月，有时候还会去到外省市。

她现在通常选择在下户当天的下午，才和儿子打电话，告诉儿子，妈妈下午就回来。“不敢提前打，不然孩子该着急，盼着你来了，我这边也会焦虑，也会开始盼了。”那一天她坐了几个小时的车，从外市回到家里，虽然到的时候已是晚上，但门一开，老公和儿子都齐刷刷地站在门口迎接她。

现在，她已经能从容地在临别前，告诉儿子妈妈要去一个月，“给你挣钱回来，给你买新玩具”。她的下一单也要去市外，为了避免隔离带来的风险，这次，她准备早点走，“出去工作，回来后人安全，钱包也鼓鼓的，一家人都高兴。”

▲ 下户后，邓玉婷难得有时间，去了浙江一个寺庙。图 / 受访者供图

但做月嫂并不是人生的万能解，旧的问题解决，有时候新的问题还会出现。

依靠做月嫂，周遥雪终于还清了欠款。前几年，债务压着，她经常连续接单，只休息三五天，又前往下一个家庭，如今，欠款还完，她开始真正考虑起自己的婚姻。经人介绍，她迅速和同乡人结婚，但这个家没有带给她安稳。新婚后，丈夫对她仍然“就像对一般人一样”，花销上也分得清清楚楚。丈夫少有关心，经常问周遥雪拿了多少工资，甚至提出保管工资，为此，他们大吵一架。

她失望地发现，自己月嫂的技能越来越熟稔，情感却愈加茫然。“我不知道前面往哪儿走，很矛盾。”她提出了离婚，并且，又外出接了月嫂的活儿，开始了新一轮的熬日子。

但无论如何，90后月嫂们的生活还要继续，也因为人与人的联结，这份工作显得更加与众不同。

邓玉婷如今算是熬出了头。但每一次当月嫂，她依然会投入自己作为母亲的爱。有时候，到了新客户家里，她还会本能地叫成上一户孩子的乳名——人的感情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切断的，每次下户回家休息的几天，邓玉婷都会想念上一户的宝宝，也会想到失眠。

不同于其他雇佣关系，月嫂和一个家庭的分别，是很难严格到期结束的。尽管很累，邓玉婷在下户后还是应邀参加了上一家9岁大宝的生日晚宴。在厨房做菜的空隙，大宝不时跑到厨房，帮邓玉婷捶背。直到现在，邓玉婷还记得大宝最爱吃的是可乐鸡翅。

邓玉婷记得当时的分别，这也是她最难受的时刻。那一天，26天的月子期满了，在第27天的早晨，她给宝妈做好了早饭，摆在餐桌上。她的背包已经收拾好，向宝妈最后交代完喂奶和哄睡的要领，就准备离开。

宝妈认真听着，眼睛里，眼泪在打转。最后宝妈带着哭腔说了句：“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我害怕。”

邓玉婷走向大门，鼻头一酸，也差点哭出来。

（文中除邓玉婷外，其他人物均为化名）

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，侵权必究。